

有没有前期女追男（男虐女，男主对女主不好），后期男主追妻火葬场的古言小说（不要太虐，年纪大了）？

她生得丑，小时候，把糖递给心上人时，那人恶声道：“你去告诉你爹吧，让他打死我好了，我就算死也不要和你这种怪物待在一起！”

“姜涉，这是你的当票，从今天起，还给你了，你自由了。”

那一年冬日，他被赌鬼父亲卖给了她家当铺，她是城中人人避之的“诡面小姐”，却只对他一个人好，只是无论如何付出，换来的都是他的嫌恶，终于，她想要放弃了，就在她生辰这一天。

她放他走，还君当票，两不相欠，从此天高云阔，再不相逢。

（一）

梅岳绾去镖局找姜涉那天，对着铜镜，第一次仔细地为自己梳妆。

镜中人颜色很浅，或者说，白到透明。

白色的头发，白色的眉毛，白色的肌肤，白色的唇角，甚至连瞳孔都白若琉璃，似盲人一般。

但其实梅岳绾是看得见的，还看得很清楚，她平时鲜少照镜子，如今细细端详下，瞧见自己全身上下，无一处不是白的，连指甲缝里都透着惨白。

白得煞人、白得奇诡、白得不吉利——像办丧人家门口挂的白灯笼。

她打开胭脂盒，对着镜子，有些怔了怔。

难怪姜涉会讨厌她，她真的……很像个怪物啊。

外头正是艳阳高照，梅岳绾一番梳妆完毕后，出门时，撑了一把特制的竹骨伞，将自己罩得严严实实。

她摸了摸胸口那张薄薄的纸，心想，无论如何，至少今天，姜涉应该是会喜欢她的。

因为，她要送给他一样东西。

来到镖局，梅岳绾一路徐徐走进，撑着伞的手苍白如雪，镖局众人纷纷停下手中动作，向她投去灼热的目光，以及压抑的惊声窃语——

“这是，是梅家的那‘诡面小姐’？”

“是啊，她怎么出来了？太阳明明这么大……”

“她是来找阿涉的吧，奇了怪了，这么看过去，也不怎么吓人啊。”

……

梅岳绾充耳未闻，只径直走向院落尽头，姜涉就站在那，正同一道绯红身影交谈，梅岳绾认得她，那是姜涉在镖局认的小师妹，谷瑶儿。

许是有所察觉，姜涉扭头时，梅岳绾也正好走到他跟前，他脸色一变。

竹骨伞轻轻一抬，露出一张脂粉生香的雪白脸颊，漆黑细长的眉，嫣红秀丽的唇，浓密的睫毛微微颤动着。

不过多添了几分颜色，整个人却像脱胎换骨，散发出惊艳无比的光芒，美若琼宫仙子，又带丝道不明的妖冶气息。

姜涉怔了一瞬，不知何时镖局众人也都围了过来，个个发出惊叹，连一袭红裳的谷瑶儿都呆了许久。

阳光炙热照下，姜涉不易察觉地上前一步，以后背挡住炙阳，低头对伞下人道：“你来这做什么？”

梅岳绾一双瞳孔依然白似琉璃，抬首望着姜涉，轻轻道：“姜涉，今天是我的生辰，你会回去一起吃饭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姜涉顿了顿：“恐怕不会回去。”

他语气不太自然，只因先前他便说过这天他要去押镖，结果人却在镖局里和师妹闲谈，这种被当场戳穿的感觉让他有些不自在。

梅岳绾却不甚在意，只是莞尔一笑：“是啊，我知道你不会回去，所以我便来找你了。”

她慢慢摸向胸前，取出那张薄薄的纸，迎着院落斜风，微眯了眼眸。

“姜涉，这是你的当票，从今天起，还给你了，你自由了。”

她每一个字都极轻极缓，落下时却如巨雷一般，不仅让姜涉神情一震，更叫院中一片哗然。

梅家当铺的这张薄纸，牵制了姜涉数十年，因典当规矩，他既无法自赎其身，也无法叫任何人替他赎当，镖局的人想要为他出头都不能。

可现在，梅岳绾居然就那么轻易地拿出来，当着他的面，说要还他自由。

姜涉勉力平复起伏的胸膛，盯着伞下那张脸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梅岳绾摇摇头：“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因为没意思……”

她似笑似叹，白琉璃般的眼底却掩着一丝哀伤：“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没意思了，从今往后，你想去哪就去哪吧，不会再有人拦着你了。”

当票被塞入姜涉手心，竹骨伞下的身影忽然显得那样单薄，“送给你，你一定未给我准备生辰礼物，但不要紧，我送给你也是一样的。”

“因为，这也是送给我自己的。”雪白的面孔深吸口气，风中衣裙拂动，带着些许怅然，些许解脱。

“姜涉，你不知道吧，喜欢你.....真的太辛苦了，我好像没有力气了，也不想再日复一日地等待了，就停在这里吧，我把当票还给你，随你去哪闯荡都好，我们就当从未相识过，我不再记挂你，你也别再厌恶我了，行不行？”

姜涉怔怔地握着那张当票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伞下的人，脑袋空了般。

他理当狂喜才对，可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反而有一股无以言说的荒谬从脚底升起。

炙阳烤着后背，人却已在恍惚间，置身回到多年前一个冬日，漫天飞雪，寒风凛冽。

他听到一记稚嫩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清清浅浅的，笑中带着柔软的善意。

“爹，你看，那个小哥哥的眉毛好漂亮啊。”

嗡然一声，镜像坠在雪地中，一切戛然而止，堪堪停在这里。

(二)

浔阳城的那年冬天，雪积了三尺厚，比往年都要冷，梅家当铺里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在柜台下争执着。

那大的是城里有名的赌徒，小的是他儿子，才七八岁的模样，穿得很是单薄破旧，眉目却极为坚毅，死死拖住父亲。

“不行，不能当，娘说了，这是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了，当了都不能过年了……”

那赌徒老子暴躁得很，一脚将儿子踹开，毫不留情：“滚滚滚，死一边儿去，别妨碍老子发财！”

他说着扬手一抖，柜台上立刻洒满一堆乱糟糟的物什，那掌事皱眉摇头，赌徒却毫不在意，将碎银和票据一把卷入怀中，急切地就欲奔出门，改改手气去谋他的“生财大计”。

孩子见状，脸色一白，没拖住父亲，反而被他掀倒在地，跌坐在柜台下半天没起。

便在这时，一个声音自大堂一侧传出——

“爹，你看，那个小哥哥的眉毛好漂亮啊。”

这话不仅令脸色苍白的孩子循声望去，也令雪地里赌徒的脚步一顿，敏锐地回过头来。

梅家当铺有位身体孱弱的小姐，是梅老爷唯一的女儿，被他捧在手心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浔阳城的人都说，恐怕要天上的星星都会想方设法给她摘下来。

风雪呼啸，赌徒的直觉没有错，那说话的小姑娘裹在狐裘中，牵着一位富贵老爷的手，正是梅家的小姐，梅岳绾。

梅老爷低头问女儿：“你喜欢？”

小姑娘尚年幼，不懂那么多弯弯绕绕，只是下意识地点头：“喜欢，跟画出来似的。”

又黑又密，英气如宝剑，俊朗极了，不像她的，白乎乎一片。

她说着松开父亲的手，小鹿般轻跃上前，温柔地将那愣住的小哥哥扶起。

而另一边，梅老爷已经看向门外雪地里的赌徒，目光复杂。“这是.....你的儿子？”

那赌徒早已凑上前，点头哈腰：“是是是，是贱子。”

梅老爷余光扫向两个孩童，见到女儿满脸的笑意，不由也微微扬了唇，心中有了计量。

“你这个小儿.....当吗？”

缓慢的一句话在寒风中响起，赌徒双眼一亮，想也未想地猛点头：“当当当，难得梅老爷看得上眼，收了我这小儿再好不过，只是别看他小，人却可机灵了，身价也自然不同其他死物，这价码.....”

梅老爷抬手皱眉打断，从怀里掏出个钱袋，随手抛入雪地中，赌徒赶紧去捡，一打开，好家伙，满满一包的金叶子，他两只

眼睛都要闪花了。

“去柜台勾当票吧。”

冷冷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，赌徒毫不在乎那话中的厌恶，喜不自胜地收了钱袋，爽快应下。

当票一勾，典卖成交，柜台下，衣裳破旧的孩童脸色煞白，推开梅岳绾的搀扶，声音都变了。

“爹！”

“叫什么叫，老子发了财，打个转不就把你赎回来了！”

赌徒似乎生怕梅老爷后悔般，揣了钱没入风雪中，转眼就没看见了，而那身后被他当掉的小儿，被几个伙计拖住，声声叫得撕心裂肺：

“爹，爹，你回来，不要扔下我——”

梅老爷已将女儿带入里间，远远望着这一幕，无甚表情。

他只是忽然摸了摸女儿的头顶，温声道：“岳绾，爹给你找了个伴儿，陪你说话，陪你玩，你开心吗？”

裹在狐裘里的那张小脸怔怔看着大堂，长睫微颤，她毕竟太小，还不懂典当的含义，听到父亲问她，连忙抬头，有些迷惑：“我开心的，可为什么，小哥哥.....不开心？”

梅老爷无声一笑，望向堂外飞雪，目光悠远绵长：“你开心就够了.....这世上，老天爷不会让每个人都顺心如意的，你不也身染怪病吗？人各有命，他总有一天，会认命的。”

（三）

姜涉被当在梅家后，整整两天，不吃不喝，血红了眼，嘶哑着说要回家，像头见人就要咬的小兽。

家？梅老爷冷声一哼，你哪还有家，这就是你的家，小姐就是你唯一的主人。

姜涉呼吸急促，瘦弱的胸膛剧颤着，吓得梅岳缩在父亲身后，只觉那对好看的眉毛忽然变得凶狠无比。

她懵懂间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摇摇父亲的衣袖，带了些恳求：“我不要小哥哥陪我玩了，不要了，让他回家吧.....”

梅老爷安抚了女儿后，看向姜涉，沉吟片刻，以大人之间谈判的口吻道：“也罢，小儿郎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现在就去找你爹，找到他，把那包金叶子要回来，这桩典当就不算数了，一手还钱，一手清票，你立马就能回家。”

姜涉盯着他许久，小狼崽一般，几乎是恶狠狠地应下：“好，这是你说的！”

冰天雪地中，一辆马车缓缓跟着前方的少年，车里的梅岳缩不时探出脑袋，关切地望一望那道单薄孤绝的身影。

城中赌坊林立，姜涉显然干过不少次这“找爹”的活，驾轻就熟地拐进一家又一家，心中虽焦急如焚，面上却沉静坚毅得不像个孩子，看得车里的梅老爷也不由点头暗叹，想将此子留在岳绾身边的念头愈发重了。

终于，在摸到第十二家赌坊的时候，姜涉找到了他赌红了眼的父亲，确切地说，两人是撕扯着从赌坊里出来的。

“哪还有金叶子，老子全都输光了，都怪你这个丧门星，你一来老子就连输了好几把，你给老子滚远点……”

姜父骂骂咧咧的，将姜涉踹倒在雪地里，姜涉却又一下猛地扑起，杀气腾腾的，凶悍得不像个孩子。

“我不管，你借钱也好，怎样都好，你先把我的赎走，只有你才能赎我，这些钱以后我会还给你的，等我长大了，我就带阿娘和阿弟阿妹们走，走得远远的，跟你再没有关系……”

一大一小两道身影扭打纠缠起来，雪地里眨眼就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，梅岳绾将脑袋探出窗外，隔着人群看到姜涉拖住一条大腿，死命不让他走，那急于脱身的姜父也恼红了眼，一脚脚发狠踹去。

“撒手，给老子撒手！”

大片皎白的雪中，梅岳绾眼尖，忽然就瞧见了一抹红，自姜涉身后，蔓延出一路痕迹，她心头一跳，控制不住就想跃下马车。

人群被头小鹿似的身影挤开，一袭清贵华裳随之跟来，声音冷冷地在雪地里响起。

“人是我梅家的，踹死了你赔吗？”

姜父动作一滞，扭头呵出一口白气，牙关都在打哆嗦：“梅老爷，我，我在替你教训这不听话的贱子呢。”

那袭华裳长眉一拧，负手冷声道：“你要赎走他吗？”

姜父连忙摆手：“不不不，他能跟在梅老爷身边，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不赎，不赎……”

他仿佛当真怕梅老爷问他要赎金，忽然瞅准一个空当，拔腿就挤出人群，落荒而逃。

地上的姜涉脸色一变，顾不得疼痛，咬牙就想挣扎起身：“你回来，你别走……”

裹在狐裘里梅岳绾赶紧搀扶住他，小手下意识捂住他鲜血汩汩的伤口，疼在自己身上一般：“小哥哥，小哥哥你没事吧……”

姜涉却疯了似的推开她：“你滚开，别碰我！”

踉跄的梅岳绾被梅老爷的大手接住，他睨向狼狈的少年，在风中一字一句：

“小儿郎，我给你机会了，你听到你爹是怎么说的了，你认不认？”

（四）

姜涉当然不认，他被独自关在黑压压的房中，闹到大半夜都不消停。

倒是梅岳绾提了盏小灯，半夜悄悄摸到门边，贴着房门听了半晌后，伸手往自己衣兜里掏去。

门下方有扇小窗口，专供日常递饭所用，此刻却伸进一只雪白的小手，手心打开，只听到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。

“小哥哥，给你吃糖，你别哭了。”

门内霎时静了下来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梅岳绾感觉到那颗糖被人拈起，还来不及高兴，糖果却又转瞬被人从小窗口里被扔了出来。

“不要你的糖，假好心。”顿了顿，门内的人嘶哑道：“我也没有哭。”

梅岳绾也不生气，裹着狐裘捡起那颗糖，又提灯回到门边，靠着坐了下来，吹了吹，自己剥开含进了口中，半天没说话。

她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等口中一颗糖融尽后，才又掏出另一颗，依旧往小窗口里递去，不出所料，没一会儿，姜涉又给扔了出来。

梅岳绾抿了抿唇，再去捡，捡完自己吃了，又递新的，姜涉再扔，如此循环了好几次后，门里的人终于不耐烦了：“你有完没完？”

梅岳绾靠着门，长睫微颤，小鹿一般，话中带着讨好：“小哥哥，我有很多糖很多糖，你扔不完的，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糖甜丝丝的，我爹说，吃了就不会难过，不会想哭了，我每天都拿给你吃，你留下来陪我，好不好？”

“滚蛋！谁要吃你的糖！”姜涉捏紧拳头一捶地，恶声恶气道，吼着吼着，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滴答坠落，他捂住眼睛：“我想回家，我要回家……”

仿佛听出门那边的哭腔，梅岳绾又把手伸了进去，有些慌乱：“小哥哥，你怎么了，你别哭……”

她才说着，忽然低叫一声，原来是姜涉狠狠咬住了她的手，他一边咬着，一边含糊地骂道：“白毛怪，白老鼠，白瞎子，快放我回家！”

梅岳绾疼得眼泪直流，却又不敢大声叫出，怕把人引来，只得委屈挣扎着：“你不要这样说我，我爹说，这样讲我的人都是坏人……”

“谁同你说我是好人来着，你不放了我，我就天天咬你！”姜涉之前都没有看清楚过梅岳绾的模样，被带到梅府关起来后，才近距离瞧见她狐裘下雪白的全身，那番诡异场景让他不寒而栗，更加不愿意留下来与她作伴了。

如今他抓着她的手咬了好一阵才松口，嘴里狠狠吐出一口水，顾不上门外传来的抽泣声，只恶声道：“你去告诉你爹吧，让他打死我好了，我就算死也不要和你这种怪物待在一起！”

姜涉是抱了鱼死网破的决心，等来的却是个他意想不到的结果，房门打开，梅老爷沉着脸，身后风雪漫天，衬得他面上浮出一丝疲倦。

“你走吧，只此一次，就当我是做了桩亏本的买卖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”

突如其来的逆转让姜涉有些无措，他却看到从梅老爷身后探出个脑袋，雪白的脸颊裹在狐裘里，手上的伤口小心地掩在袖子中，双目白似琉璃，怯生生的，却冲着他笑。

他瞬间明白过来，张了张嘴，心中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

一辆马车直接将姜涉送回他家，临走前，梅岳绾想起什么，又掏出一颗糖，追上去，递给车上的姜涉。

这一次，姜涉没有犹豫，接了过来，薄唇微抿：“谢谢你，有空.....我会来找你玩的。”

但这声“谢谢”才萦绕进风中没多久，入夜时分，马车便又将姜涉送了回来，只是人已经烧得糊涂了，神志不清地躺在车中，满脸泪痕地说着胡话。

世事能有多荒谬呢？姜涉是回了家，却晚回了一步，家中空空如也，早已一个人也没有了。

那赌徒到底输光了底，在债主第二次找上门前，连夜带着一家老小逃了，彻底离开浔阳城了，压根没想过还有个被自己卖在当铺里的儿子。

这荒腔走板的世道，人命多贱啊，还当不得赌徒手中一粒骰子的份量。

梅府的车夫说，姜涉整个人都懵了，身子摇摇欲坠，忽然一下子栽倒在雪地里，头脸朝下，死了一般，吓得车夫都六神无主，赶紧把人带了回来。

前一夜还生龙活虎的小狼崽，后一夜就丢了魂似的，仰面朝上地躺在床上，直勾勾地望着头顶的帘幔。

梅岳绾半夜偷偷来看他，爬上床，伸手往他眼角抹去，触到丝丝沁凉的湿意。

“永远不会再有人把我赎走了，我没有家了，没有阿娘了，没有弟弟妹妹了……我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声如鬼魅，回荡在清寒幽夜里，梅岳绾鼻尖一酸，不由就凑上前，姜涉还未反应过来时，一抹甘甜已经送入嘴中，柔软的小手捂住他的嘴，不让他吐出来。

姜涉瞳孔骤然扩大，一发狠，咬上那细白的手指，梅岳绾疼得伏在他身上，脑袋抵着他的胸膛，却咬紧牙，怎么也没有松开手。

她说：“小哥哥，我，我也可以做你的家人，这里也可以是你的家，我们家里有好多人，都可以陪你一起玩……”

姜涉却恨极了：“谁要同你玩了？你为什么要说我的眉毛漂亮？为什么要害我？”

那声音从梅岳绾的手掌下灼热传出，梅岳绾泪光盈盈，两条细眉白如霜雪，“我没有害你，我是真的觉得漂亮，我自己照镜子都瞧不清自己的眉毛.....”

“闭嘴！”姜涉咬牙切齿，越想越恨，胡乱咒骂起来：“你这个白毛怪，白老鼠，白瞎子！”

他骂了大半夜，梅岳绾便伏在他身上，不吭声地听了大半夜，直到姜涉没了力气，糖也融尽了，他才真正认命一般，闭上了眼睛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

帘幔飞扬间，他每说出一个字，都带着馨甜的气息，却落在梅岳绾指尖，像一根根细碎的银针，扎得她泛疼。

“有些人生来就是给人带来灾祸的，就像你这种白毛怪。”

“自己没有的，便要去贪别人的，占为己有。”

“我真的很讨厌你.....非常非常讨厌.....”

(五)

梅岳绾后来知道，原来“讨厌”这种东西，也可以十年如一日。

而“喜欢”，也同样是如此。

姜涉就这样在梅家住了下来，却是心不甘情不愿，无论梅岳绾怎样迁就讨好他，他都不会给她一个好脸色。

其实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已经知道当年自己被抛弃，大半责任是在他那个不愿称之为“爹”的人身上，但爹和一家人在哪呢？他什么亲人也寻不到了，满腔愤恨总要有个宣泄口，自然就尽数转移到那个源头身上。

这种郁郁难舒的状态，在遇到谷瑶儿的时候，终于有所改变了。

谷瑶儿是浔阳城一家大镖局的当家女儿，同梅岳绾差不多的年纪，放的风筝落进了梅家的院子里，她也是不拘小节，居然直接从梅家那个狗洞里爬进，想将风筝拿回，却一抬头，正好撞上姜涉那双错愕的眼眸。

“幺妹……”

谷瑶儿生得灵秀俏丽，同姜涉记忆中的幺妹长得极像，他一到她似乎就回到了从前，鼻尖甚至都能嗅到那家中灶台飘出的米香。

梅岳绾寻来时，正是黄昏，一对少年少女坐在斜阳里，衣袂飞扬，手持风筝，有说有笑，依偎的身影如画一般。

她撑着特制的竹骨伞站在风中，忽然就不知该不该上前了，但他们却已抬头，同时瞧见了她。

那袭绯裳少女轻快起身，拍拍衣裙，眉目一挑，浑然天成的一份娇俏：“那就说好了，未来小师兄，我在镖局等你！”

她说完，也不去注意梅岳绾的反应，只抓起风筝，弯腰径直就想从狗洞里出去，惊得姜涉连忙叫住：“诶，你不用再钻了，直接走前门就行了。”

那袭绯裳摆摆手，笑如银铃：“那么远，难绕了，从这里出去快多了，我爹说了，江湖儿女不拘小节的。”

她也是一口一个“爹说了”，却与梅岳绾的闺门小姐作派大不相同，随性洒脱多了，而很显然，扑哧一声笑出的姜涉，是更喜欢这种性子的。

等到人终于彻底消失，姜涉转过身来，遥遥对上伞下的梅岳绾，院里倏然就静了下来。

那一天的姜涉，似乎第一次对梅岳绾用了请求的语气，晚霞漫天，将他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。

“我想进谷门镖局，学武艺，做镖师。”

风中，梅岳绾沉默了良久，才眨了眨雪白的睫毛：“好，我去跟爹说……”

他略带欣喜地走近她，她却忽然伸手，抓住了他的衣角：“那，你还会回来吗？”

长睫微颤着，抬起的面颊苍白而纤弱，似头紧张无措的小鹿，姜涉的心忽然就柔软一片，他低低哼了哼：“当然会回来了。”

梅岳绾还来不及绽开笑意，他的嘴已习惯性地快她一步：“你家还捏着我的卖身契呢，我能去哪？”

才一说完，人便后悔了，果然，那张雪白的脸颊一怔，松了他衣角，神色又黯淡下去，姜涉手心微动，心头暗自一恼。

又这样，总这样，为什么就是不能同她好好说话？明明想的不是中伤讽刺，说出来却总要变味一番？

他想不明白，也不愿再去想，莫名的烦躁涌上胸间，像以往无数次一样，他又扔下她，头也不回地先行一步了。

该如何去面对呢？也许，她之于他，从幼年的那场冬日大雪开始，就已经成了一个打不开的死结。

（六）

踏入镖局的姜涉，犹如投入一片新的天地，有了同门师兄弟，有了亲切如幺妹的家人，长了见识本事，多了欢声笑语。

他去镖局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回来的时候却越来越晚，常常是夜深时分，走到房门口时，冷不丁发现一盏亮着微光的灯，灯下坐着一道冷冷清清的身影，守在他门边，嘴里慢慢地含着糖，等他回来。

那样的梅岳绾，总是会令姜涉想到幼时她抵着门，安抚他的那些稚言稚语，“糖甜丝丝的，我爹说，吃了就不会难过，不会想哭了……”

心头莫名一涩，他不愿再深想下去，只是每次都对她道：“你不必这样，夜深露重，你身体会吃不消的。”

而梅岳绾也每次都会抬起头，白若琉璃的双眸冲他一笑：“我没有等你，我在看星星呢，你房门口的星星是最多，最亮的。”

这样的回答，姜涉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只有一次的回答不同，那天梅岳绾像是有些失落，倚在门边似叹非叹：“其实，我今天偷偷去了镖局，看到你和他们一起练功、射箭、说笑.....我很想过去，可我甚至都走不出手里那把伞下，太阳那样大，我也不敢让别人瞧见我，那些你们每天都能做的寻常事情，我却觉得遥不可及，或许更多的是羡慕吧.....”

随着年岁增长，她的病症越来越严重，全身白到几近透明，也当然知道自己在世人眼中的诡异，所以她基本很少出门，只是姜涉去了镖局，她实在太过寂寞，忍不住才去看他的。

似乎感受到梅岳绾的心绪，姜涉欲言又止，好半天才在她身边坐下，说出一句：

“你的病会好的，世间灵药万千不尽，总有一种能够医治好你的。”

梅岳绾低下头，“嗯”了一声，其实，她更希望他说，他以后会早些回来，会多花点时间陪在她身边，可这些话，姜涉是不会说的。

她也不会说。

在镖局学艺几年后的一个立秋，姜涉接下任务，第一次离开浔阳城去押镖。

这是谷瑶儿的父亲，谷大当家极力作保，绝对会将人原样带回梅家，梅老爷才放手的。

可惜，离开浔阳城的时候，姜涉克制着，内心平静，确实没有“逃”的念头，押完镖回来的途中，他却鬼使神差，再压抑不住那些翻涌的冲动。

这一冲动，他便在悄悄驾马离队，镖局追来时，慌不择路地滚下山崖，摔断了一双腿。

仿佛老天爷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，他人被带回浔阳城，躺在榻上，任何疼痛也感觉不到了，心如死灰。

谷瑶儿来看他，他语气幽幽：“怎么会不想逃呢？我做梦都想找回阿娘和弟弟妹妹们……”

那种对家人的刻骨思念，大概只有平日总被他唤作“幺妹”的谷瑶儿才能明白，她转过身去，眼含热泪，忽然就出手捶打在几位跟来的师兄弟身上：“你们为什么要去追他，放他走不行吗，难道要把他一辈子困在浔阳城吗？”

那些与姜涉朝夕相处的师兄弟们，个个俱低下头来，饱含歉疚：“师父千叮万嘱，一定要把人带回来，他同梅老爷立了约，不能失信于人……”

纷纷扰扰中，一道纤弱的身影始终躲在门边，等到所有人都离去后，她才轻轻走出，一步步来到姜涉榻边。

雪白的睫毛微微颤动着，她将 he 从头看到脚，目光不知在他身上停留了多久，直到那道身影都忍不住哑声道：“看够了吗，我这样一个可笑的废人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梅岳绾在床边坐下，缓缓握住他的手，他一动，没有挣开，她便握得更紧了，甚至贴到了自己的脸颊上，有温热的气息溢出唇齿，一字一句，带着至柔至坚的力量。

“你不是废人，我会让你站起来的，你还能走，还能跑，还能去镖局练剑，就像从前一样。”



盐选专栏

与君绝：维以不永伤

作者 吾玉

会员专享¥ 19.90

[去查看](#) >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